

李六乙攜胡軍盧芳重排經典之作

話劇《雷雨》3.5香港上演



▲《雷雨》劇照。

藝壇動靜

2024年，為紀念《雷雨》問世90周年，戲劇導演李六乙攜手香港電影美術指導及服裝設計師張叔平、影視明星胡軍、盧芳、苗馳等重排這部經典之作。

此次製作以《雷雨》1936年的單行本為基礎，透過非現實主義的演繹，將時代激烈的社會矛盾濃縮於一個大家庭荒誕的關係和衝突之中。日前，該劇於北京國家大劇院首演，並將於3月5日至9日作為第53屆香港藝術節的劇目之一，在香港演藝學院歌劇院上演。

大公報記者 郭悅盈

《雷雨》作為中國現代戲劇的里程碑，問世90年來不同版本的演繹感動無數觀眾。這次全新演繹突破了現實主義戲劇模仿與再現生活的經典框架，正如中國藝術研究院話劇研究所所長宋寶珍在演後見面會中指出，「舞台採用抽象化的布景與寫意化的表演形式，為觀眾帶來全新的情感衝擊。」

虛化舞台令人物形象更突出

宋寶珍劇透了一個細節：「舞台的台口放了一把椅子，其作用非常重要，是還存在於世間的人們，周樸園、侍萍、繁漪，透過他們的視角還原出當時的那種情景。」在這樣的舞台空間中，觀眾所看到的不是場景，而是心情、震驚與反思。

此次《雷雨》的舞台設計極為簡潔，僅以兩組沙發與一張茶几構成客廳場景。這種極簡的布局不僅延續了中國戲曲「一桌二椅」的傳統美學，更在具象與抽象之間探索出新的表演可能性。李六乙認為：「『一桌二椅』的魅力在於，它看似是一個現實主義的具象空間，但透過演員的表演，能賦予這空間心靈與精神上的無限延展。它超越了物質的存在，成為承載角色性格與情感的載體。」同時，周樸園飾演者胡軍透露，舞台美術、服裝造型設計師張叔平要求用砂紙將傢具原本的漆全部打磨掉，「因為當舞台布景過於具象化，會限制觀眾的想像力。」

虛化的舞台，讓人物形象的展現更加突出。因此，在服裝設計上，張叔平極致還原真實，從禮帽、大衣到旗袍和鞋子，無一不是量身定製，並完全還原了上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風格。提起自己的戲服時，胡軍笑言：「光是長領襯衫就做了八九次，領子必須貼合無縫。」

恢復原始版本「序幕」與「尾聲」

此次《雷雨》的演繹建立在1936年《雷雨》單行本的基礎上，並力圖在結構上還原1936年首演版。曹禺曾在單行本的「序」中強調，序幕和尾聲是劇作的重要組成部分。

李六乙認為，每個時代的藝術家對劇本的閱讀方式都不同，而這次演繹特別回歸到曹禺的原始版本，恢復了他極為重視的序幕與尾聲。「我們還找回了許多刪掉的台詞。」但他也坦言，若全本演出，需要長達5個多小時，對當代觀眾而言難以接受。因此，劇組仍進行了適當刪減，其中包括刪掉了魯貴這一角色。

談及這次的表演，李六乙強調，排練過程中，大家達成了一個共識——無論如何演繹，「真」是不變的核心。他表示：「我們想



◀舞台設計以兩組沙發與一張茶几構成客廳場景，延續中國戲曲「一桌二椅」的傳統美學。



▲導演李六乙。大公報記者郭悅盈攝



▲主演胡軍。大公報記者郭悅盈攝

▶1936年7月，《雷雨》劇本在《文學季刊》第一卷第三期上發表。



呈現的，是最真實的人、最真實的情感、最真實的思想與靈魂，以及最真實的人物關係。這是戲劇的根本。而至於角色如何解讀，演繹的層次與深度，這些都應該留給演員去自由探索。」正因如此，李六乙在排練時給予演員更大的發揮空間，希望他們透過自身的體會與實踐，找到最貼合角色的表現方式。

「實踐才能找到角色的核心」

對此，胡軍深有同感。回憶排練過程，胡軍直言：「舞台上的表現，其實是被逼出來的。」他提到，起初多數演員以現實主義來表現，但當他們隨意走位或對詞時，會突然意識到「這不是正確的做法」。當演員們發現錯誤時，排練已進行一段時間，但大家毅然摒棄舊的表演方式重新來。對於自己讓演員「隨意發揮」，李六乙解釋道：「表演不能只是紙上談兵，只有實踐才能找到角色的核心。當演員真正理解角色，就無需刻意尋找表演方式，我們只需決定哪些部分深入，哪些保留餘韻，這樣創作過程就變得愉悅了。」

胡軍在受訪時表示，希望能為香港觀眾呈現一場與眾不同的《雷雨》。他說，「這次的演出並不試圖讓所有觀眾達成統一的認知，《雷雨》不該被固定成某一種樣子。真正的戲劇，是創作



▶1956年，北京人民藝術版《雷雨》首演劇照。

者與觀眾共同呼吸、感受當下。每個人的理解都是獨特的，這才是戲劇最迷人的地方。」「香港觀眾非常熱情且具有很高的鑒賞力，我期待他們能夠理解並感受到我們這一版的獨特之處。」

此外，胡軍提到，在《雷雨》演出之前，香港藝術節亦曾上演希臘國家劇院製作的《希波呂托斯》。「《雷雨》悲劇性的氛圍中，確實有一種古希臘的味道，而我們則融入了濃厚的中國文化，這種東西方的碰撞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種接壤。」

繁漪最能體現曹禺精神

時代變遷

周繁漪的特立獨行使她在家庭中顯得格格不入，甚至被貼上「有病」的標籤。導演李六乙在受訪時指，這種解讀實則是一種誤解，「周繁漪走在社會、歷史與文化的前沿，正如魯迅的《狂人日記》所提出的問題：是狂人有病，還是這個世界病了？」李六乙進一步解釋，周樸園作為舊社會的代表，無法理解繁漪的思想，甚至影響了兒子周冲，使他也開始懷疑自己，「那句『媽媽說的是對的』正反映了這種影響。」

與繁漪的反叛相對，周樸園則是封建家族中的大家長，但飾演周樸園的胡軍認為，他內心卻充滿掙扎與孤獨。「他是周家的掌權者，卻也是最孤獨的人。」在眾多場次中，胡軍最受觸動的是第四幕的開場：「周樸園獨自走出來，身邊一個人都沒有。那一刻，他的孤獨、無助、無奈與掙扎展露無遺，而這也是整部《雷雨》的核心。」

在不同時代的演繹中，《雷雨》的視角時而聚焦於繁漪，時而圍繞周樸園，這種變化正映照著社會思潮的轉變。李六乙表示，繁漪是最能體現曹禺精神的角色，充滿反抗與挑戰舊秩序的勇氣，而周樸園則象徵著舊時代的沉重枷鎖。兩個角色的對立與糾纏，不僅構成了劇中的張力，也折射出社會與個體的矛盾。



▲盧芳（前排左）在劇中飾演繁漪。

演出資訊
話劇《雷雨》
地點：香港演藝學院歌劇院
時間：3月5日至3月8日晚上7：30、3月9日下午2：30

打破「三一律」「四鳳發誓」前置

強化衝突

在此版《雷雨》的創作中，李六乙特別重視第三幕的安排，並進行了重要的時間線調整，以凸顯情節與人物情感的緊湊性。他指，第三幕突破了戲劇傳統的「三一律」（24小時內、同一場

景、同一主題），展現出人物關係中的強烈撕裂感。

為加強魯侍萍的行動邏輯，李六乙將「四鳳發誓」一場戲提前至第三幕開端。這一安排使魯侍萍的迫切心情更為突出，表現她急於阻

止四鳳重蹈自己的命運。隨後，四鳳面對周萍、周冲和魯大海三個男人，展現出她在情感、家庭與信仰（誓言）之間的艱難抉擇。李六乙表示：「這並非簡單的情感衝突，而是生命選擇的撕裂。」

香港弦樂團澳洲巡演 踏足四城賀新春

【大公報訊】近日，香港弦樂團完成2025澳洲巡演，自1月31日起先後踏足阿德萊德、悉尼、堪培拉及墨爾本，上演五場精彩音樂會。這次巡演由著名小提琴家姚珏帶領二十多位香港優秀弦樂演奏家，以「中西合璧 弦韻傳情」為主題，呈現富有中華傳統特色的「新春音樂會」。

1月31日，巡演首場演出在阿德萊德女王劇院舉行。香港弦樂團演出的曲目包括《顧嘉輝串燒金曲回響》、電視劇《繁花》的配樂旋律《繁華金曲串燒》等，展示香港

的城市印象和上海的海派特色。此外，樂團藝術總監姚珏與澳洲音樂家Yundi Yuan合作演繹《新春樂》，與觀眾一同共賀新春。

在悉尼站的演出中，姚珏與當地粵劇演員一同演繹特色節目《廣東粵劇幻想曲》，將嶺南傳統文化瑰寶與當代音樂藝術有機結合，展現嶺南地區傳統戲劇的獨特韻味，讓觀眾品味粵港澳大灣區的文化魅力。

2月2日，香港弦樂團來到澳洲別具標誌性的建築——悉尼歌劇院開展演出，當天門票售罄。姚珏引領兩千多名觀眾，現場教學中國西南地區民族樂曲《放馬山歌》的山歌吟唱，觀眾們配合弦樂演出爆發出一聲聲「嗚呼」，響徹悉尼歌劇院。2月5日及7日，香港弦樂團分別到堪培拉、墨爾本演出，隨後順利結束這次澳洲巡演。

姚珏介紹，是次巡演各場次均受到觀眾的熱情歡迎，都增加了返場加演環節，既定曲目結束後，音樂會的現場彷彿一片沸騰的海洋，掌聲雷動。其中，香港弦樂團、亞洲青年弦樂團還聯同澳洲當地的青少年樂手，一起演奏《我愛你中國》，「台下的觀眾舉著手機閃光燈，沉浸在美妙動人的音韻之中，音樂會的氣氛非常濃厚。」



▲香港弦樂團在悉尼歌劇院音樂廳與觀眾大合影。

